

# 彼得拉克——欧洲中古 向近代转型的一个结点

黄冬敏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3)

Petrarch was a spokesman of Renaissance. He initiated Humanism. The Era which he lived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from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It was full of difficulty, hardships and contradictions. Petrarch's thought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He was a contradictory knot. We could fi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times from Petrarch.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many problem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if we neglected him. Only when we untie the knot can we comprehend the essence of the human spirit which advances in difficulty more clearly.

Key Words Petrarch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Transformation

**内容提要** 彼得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言人,是倡导人文主义的先驱,其所处时代正值欧洲中古向近代转型时期。新时代有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彼得拉克的思想正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他是一个结点,一个时代的矛盾之结,从他身上可以找见时代的影子。越过他,就很难理解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许多问题。必须解开彼得拉克这个历史的结点,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人类自身在困顿挫折中屡路屡起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 彼得拉克 中古 近代 转型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识码** A

14 世纪中叶,欧洲在经历黑死病的创伤后,踏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漫漫征程。中古向近代转型时期,欧洲社会结构大变动,人们从各个方面积极作出调适,努力探索出一条拯救之路,以挽救自身、恢复自信、找寻失落的尊严。黑死病揭露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结构性危机。残破的现实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思考自身救赎与欧洲振兴之路。与此同时,市民阶级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发展成熟,走向前台。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冒险创新的精神和对人类自身力量的重新评估,最终引发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率先揭橷人文主义大旗,提倡人性和人的尊严,争取自由意志,抨击禁欲主义,把对神的信念转变为对人的理性思考。人文主义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号召人们冲破神学束缚,使人们从中世纪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积极昂扬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思想是时代的反映,体现着时代的变迁。西欧转型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新旧时代更迭,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有精彩、辉煌和喜悦,也有沮丧、黯淡和悲伤。这一点在时代的先声——人文主义者身上鲜明体现出来。本文以彼得拉克为个案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彼得拉克的分析找出人文主义者矛盾的症结所在,更好地理解西欧从中古向近代转型这一困

顿而又必然的历程。

### — 一个“近代人”

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出生于亚雷佐城,其父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人。他一生四处漫游,热爱生活 and 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其诗清丽、典雅、隽永,肯定人性的尊严,赞美纯洁的爱情,讴歌现世的幸福,批判迂腐的宗教。正是通过彼得拉克,人们开始重新解释人生的目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在他身上体现着新时代的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为“第一个近代人”<sup>[1]</sup>。在他之前,但丁虽已在人生、爱情、伦理、反对教权、主张君主制等方面表现出最初的人文主义思想,但是,但丁在总体上说仍是以中世纪宗教信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彼得拉克则是“第一个把人的眼光从末世转向现世”<sup>[2]</sup>的人。

彼得拉克的伟大贡献在于:创立了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地位和思想体系,奠定了人文学科和丰富了关于人的学说。人文主义是时代的呼唤,由于当时欧洲还处在战争疾病的阴霾之中,宗教势力还很强大,而且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人文主义者多引鉴古典思想,目的是“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复兴和发扬,来打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天主教会在精神上的专制,并按照古代的典范,创立一种拜托教会权威的,建立在文化知识和理性基础上的对世界和对人的看法。”<sup>[3]</sup>彼得拉克从早年起就怀着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古典文化,终身致力于古典书籍的搜集和古典文化的宣扬。他抄写、收集和注释古典作家的著作,吸收或采用他们的文体和观点。他的对话的文体形式和他对于希腊哲学的许多知识都来自西塞罗。彼得拉克认为古典知识是“金色的智慧”<sup>[4]</sup>,在希腊、罗马人的世界里,个体私人能理性地治理国家,生活上遵循适度准则,勇于探求真理,崇尚美好的事物。彼得拉克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了知己,他称西塞罗和维吉尔是他的“两只眼睛”,致信西塞罗和维吉尔,亲切地称他们为他的父兄<sup>[5]</sup>。他亲手抄录维吉尔德《伊尼阿特》,还仿效这部诗史,用拉丁文写了长篇诗史《阿非利加》。他熟读各学府、修道院藏存的《西塞罗文集》,不辞辛劳地到处搜寻可能埋没于教堂、经院书库中的断章残篇,他在恢复过来的古典世界中看到了不同于他所处的一个新世界,“一个闪烁着人性和人文之光的新世界”<sup>[6]</sup>。以古典为师,用古典文化武装自己,这种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迷惘的人们指出了方向,彼得拉克热情宣扬古典文化,“当时人没有谁比他能在这方面做得更杰出、影响更巨大”<sup>[7]</sup>。通过对古典文化的

学习与宣传,彼得拉克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并带动同时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

在古典文化里,尤其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彼得拉克发现了对人文主义及其重要的东西——人文学。通过研读西塞罗,彼得拉克发现了有关人文学的提法及其包含的丰富内容,西塞罗认为人性来源于文明的熏陶,人性等于文明或人的文化修养,即人文。这要通过自由学术的教育和训练获得。自由学术即人们通常说的三科七艺,但是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下,它们形同虚设,人文学的核心是要培养完善的公民,即积极参与城邦、国家的大事,营造将个体纳入整天中的热烈的世俗生活,这跟刻板僵硬的中世纪神学教育完全不同。在古典文化兴起后的新文化里,人们只能借用修辞学来代表古典文化,但是无法完全表达和传递新文化的内涵。彼得拉克以新发现的人文学来表达新文化的特征,既包罗万象,又旗帜鲜明。简言之,是与宗教神学对立的世俗文化,从广义来说,它包含除宗教神学和与它有关的中世纪学问以外的一切学术研究,它通过学习古典文化而建立自己学科的新体系,传统的修辞学、文学和古籍研究仍是它的核心,但也包括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理论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它所涵盖的范围甚至超过今天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就是人文主义的一面旗帜,代表新文化的指导思想,即“学习古典,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中不利于新时代发展的教条,培养符合新社会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以古典为榜样创建新时代的文化,而这些思想的中心就是强调人性和个性,强调作为文明新人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sup>[8]</sup>。古典文化对后代的启示,除奠定后代人文学科及其学术传统外,更为重要的是将人们的兴趣重新转向关于人的学说。这一点是西塞罗传递给彼得拉克的。1345年,彼得拉克发现了西塞罗写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书信,这些书信自然流畅,情真意切,既纵论国政,又笑谈琐屑,直率开朗,而又感人致深。对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无疑树立了仿效的榜样,彼得拉克经常以书信体的形式与友人或政界人士交流,讨论政治、哲理、文艺及政治等问题。如《家书集》、《老年书信》、《论统治者应如何统治他的国家》等。彼得拉克通过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将学习古典文化提高到人文学研究的高度,以此为文艺复兴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有破有立的思想体系”<sup>[9]</sup>。

彼得拉克除借助古典文化弘扬人文主义外,还通过自己的诗歌和著作讴歌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抒情诗集《歌集》是彼得拉

克的代表作,它是一曲人间幸福的颂歌,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为中心的爱情观,在《歌集》里他热情地描绘了恋人劳拉的美丽:

绿色、红色、紫色的衣裳,  
哪一个美人穿上也不能像她那样,  
跟金发盘成的辫子构成统一的美好形象;  
她姣艳、秀丽,使我忘掉了一切,  
陷入感情而不能拔出脚掌;  
她吸引着我,使我再也无心  
去爱慕其他的姑娘。<sup>[10]</sup>

还倾诉了诗人的相思之苦,大胆的颂扬爱情:

既然我为爱情而死,虽死犹荣,  
我又何必让爱神将情带解开或者剪断,  
虽然这免不了痛苦和死亡,但我却心甘情愿。<sup>[11]</sup>

《歌集》无畏地挑战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歌唱世俗的美好,这是“灵魂深处许多美妙的图画——刹那之间的欢乐和悲哀的描写”<sup>[12]</sup>,其发自肺腑的真情使得后人都惊叹:

从这么丰富的诗意中涌现出这么深沉的情爱!<sup>[13]</sup>

《歌集》不仅是对中世纪神学的驳斥,还展示出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劳拉和爱恋中的诗人,这两个形象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劳拉的平易单纯、温柔开朗和诗人的情真意切、直率热烈成为意大利文学和西方文学中两个最具有现代性格的典型”<sup>[14]</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拉克既被人们尊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又被人们视为“第一个近代人”。

## 二 一个结点

彼得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言人,是倡导人文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倾注在其作品中,令人震撼而着迷,然而又时时交织着矛盾,使人困惑而无法释然。他既想追求理性,又想坚持信仰;既渴望荣誉,又希望离群索居;他热烈歌颂爱情,向往幸福,又时时刻刻困扰在对劳拉的爱和良心的谴责中。他时而狂喜,时而惆怅,“这种执着、痴迷、真切的伤感与内心不断的矛盾的爱被后人称为‘彼得拉克症’”<sup>[15]</sup>。他清醒地意识到“世俗的欲念之乐只是稍纵即逝的梦魇”<sup>[16]</sup>,又矢志不渝地在人海茫茫中寻找“那日思夜想、铭刻在心的面庞”<sup>[17]</sup>;当他在尘世中嬉戏游玩时,理智会不时的哀叹警告他“你在丛林中荒废了许多岁月炎寒”<sup>[18]</sup>。他渴望上帝的救赎,又鼓励自己将劳拉的芳颜“一睹再睹”<sup>[19]</sup>,他总是处在两难的痛苦中,“第一个声音又出来了,第二个声音消失,我不知道它们两个谁将得到最终的胜利,但是它们确乎已经拼杀了

几个上下和来去”<sup>[20]</sup>。

在宗教情感上,彼得拉克憎恶教会的腐化,嘲笑阿维尼翁城是一个“钱囊”,“装满了耻辱、荒淫、奢侈和上天的怒恫”<sup>[21]</sup>,他控诉教会“刮尽了民脂民膏、民血民精,榨干了别人的骨髓,养肥了自己的体型,怒火将从天界降落到你的头上,因为罄尽南山之竹也难书写你的恶贯满盈”<sup>[22]</sup>。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彼得拉克并未号召提出推翻宗教的要求,对整个神学体系仍然保持虔诚的态度。他恢复理性的信仰,重新解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对抗中世纪经院哲学权威观点,但在《秘密》中则以向奥古斯丁忏悔的形式,检讨自己,为自己追求尘世的欢愉和荣耀而愧疚,在谈到宗教,探讨真正幸福和永恒的灵魂的拯救时,他承认道:“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sup>[23]</sup>。在彼得拉克身上明显看出他提倡古典文化与中世纪传统对立,但是在他身上又无时不体现出中世纪思想的残留痕迹,“彼得拉克是他那时代的典型代表,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sup>[24]</sup>。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反映在彼得拉克身上的矛盾是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也是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转型期间必然遭遇的问题。要理解这个矛盾,必须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去探求。

人文主义对人性的追问,本身是在拯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在欧洲大危机后,面临何去何从,迷惘而困顿之时兴起,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黑死病暴露了封建政府的无能和涣散,“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sup>[25]</sup>。如何拯救人类自身及所处的世界,是人们焦虑的核心。14~15世纪的意大利诸侯征战不休,法国、西班牙等国又时刻觊觎,意大利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因而,热爱祖国、关心政治、追求荣誉为时代使然。从欧洲大背景的意义上来说,关心政治、爱护国家,使个体纳入整体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以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正是时代所需。

从经济层面分析可以看出,14世纪下半叶,农奴制度解体,租佃制度取而代之,领主附庸制度破产,雇佣军代替了采邑制和骑士制,社会结构出现大旋转,与此同时,新的阶级力量兴起。拿商人地位变迁来说,中世纪基督教把守贫视为美德,把贪婪视为罪恶。由于人贪图现世的财产,而不爱上帝和人类,所以贪婪者万劫不复。商人则被认为是不可挽救的损人利己者,商业因而被视为卑贱的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巨商豪富,丰厚的财力逐渐改变了商人、企业主、银行家的地



位。贸易的增长不仅使商人得利,教士也会受益,商人开始成为宫廷的座上客,成为君主、贵族的债权人。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各种谋生的手段,个人的前途和地位可凭才干和财富获得。商人频繁旅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的意识,面临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剧变的时代,作为富裕市民阶层在心理、价值观、伦理上开始反思。珍惜时间,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也可以期待上帝的祝福。他们注重世俗生活,肯定自我价值。正是市民阶级敢于冒险,善于创新,重视自由和理性,崇拜财富等新的价值观念,极大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适应当时的时代主题——振兴欧洲,从而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然而由于欧洲此时正处于过渡时期,旧的封建体系落后于时代要求,而健全的资本主义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市民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教会根基,还要在君主与教会的夹缝中寻求发展生机。故而在社会思想上表现出既批判又保留,理性、神性调和的倾向。

从宗教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是张扬人性的,以理性对抗神性,肯定人现世的尊严。人文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指责教会,但却没有谁真正提出推翻教会的主张。对教会的批评,多集中于教会的腐化,人们指责教会无视神圣的职责,只关注尘世的豪华,渴望永不衰竭的财富,出卖圣职,淫乱奢靡,并且诱发战争和动乱。但人们并不反对神学体系及教会本身,人们批判的对象,焦点在于腐败奢靡的行为,及单个的人身上,而非整体。这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黑死病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教会的腐败无能,使人们期望纯洁教会,以治愈心灵的创伤,得到心灵的慰藉。教会本身,内部也存在批评与改革,“抨击最甚的讽刺诗文作家们本身大多数是僧侣或领圣俸的教士”<sup>[26]</sup>。一些道德高尚的讲道者(如萨沃那罗拉)常以其高尚的行为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而从小接受的传统信仰,渗透于生活各方面的宗教仪式、节日,更使人们很难断然割裂与宗教的联系。“每个人都有个穿僧衣的亲戚,每个人都有从教会的财产中得到某种补助或未来的利益的希望”<sup>[27]</sup>,人们对宗教习以为常,宗教已深深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尽管人们批评品格恶劣、腐败的教士,但并不妨碍人们从他那儿获得上帝所赐予的赦免权。

综上所述,可见,在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转型这一漫长时期里,中世纪的余痕始终与新时代如影相随,新时代有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彼得拉克的思想正体现出时代的特征,

“他显然是一个有歧义和过渡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一些愿望而不是已经成熟的观念”<sup>[28]</sup>。

1374年7月18日,彼得拉克在帕多瓦城南部的阿克瓦小村庄告别尘世,身旁还放着维吉尔的诗稿。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既热烈张扬,又谦恭隐忍,敏感喜悦而又忧伤。彼得拉克的确是一个结点,一个时代的矛盾之结,从他身上可以找见时代的影子,越过他,就很难理解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许多问题。必须解开彼得拉克这个历史的结点,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人类自身在困顿挫折中屡踏屡起的精神实质。彼得拉克无法摆脱矛盾的困扰,但在心灵深处对新时代的到来充满渴望与期待。他知道人性的弱点,但是仍然讴歌美好的人生,纯真的感情,他坦诚的说:

如果有时我看到了灵魂的光芒,  
而我的肉眼又经不住它的威力,  
我知道,这完全是凡人自身的缺陷,  
而绝不是我青春年少的一天,  
我第一次所看到的她那——  
天使般的神采、优雅和美丽……<sup>[29]</sup>

肯定人性、追求美和世俗的幸福,是彼得拉克一生苦苦思索后传递给后人的信念。彼得拉克既是一段历史的矛盾之结,又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之点,沿着彼得拉克开辟的道路,人类在找寻自身的旅途中继续前行。

- [1] 杨冬、张云君:《外国文学史话》(西方中古·文艺复兴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 [2]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 [3] 沈之兴、张幼香:《西方文化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 [4][5][美]罗伯特·C·拉姆:《西方人文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页。
- [6][7][8][9] 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0、176、181、183页。
- [10][11][15][16][17][18][19][20][21][22][29] 彼得拉克:《歌集》,花城出版社2001年。
- [12][26][27][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9、455、455页。
- [13] 刘新民:《诗篇中的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 [14] 朱龙华:《意大利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 [23][24][28][美]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25] 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2页。